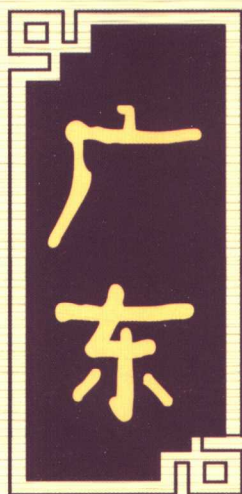




岭 / 南 / 学 / 丛 / 书 · 左鹏军 主编



方言与文化探论

◎ 邵慧君 甘于恩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岭 / 南 / 学 / 丛 / 书 · 左鹏军 主编



方言与文化探论

◎ 邵慧君 甘于恩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广东方言与文化探论/邵慧君, 甘于恩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7. 10

(岭南学丛书/左鹏军主编)

ISBN 978 - 7 - 306 - 02949 - 2

I. 广… II. ①邵… ②甘… III. ①粤语—研究—广东省 ②文化—研究—广东省
IV. H178 G127.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5176 号

出 版 人: 叶侨健

策划编辑: 嵇春霞

责任编辑: 李海东

封面设计: 罗春兰

责任校对: 何 凡

责任技编: 黄少伟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1996, 8411334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佛山市南海印刷厂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 × 960mm 1/16 14.25 印张 268 千字

版次印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2500 册 定 价: 36.00 元

本书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岭南学丛书”缘起

吾国土地广袤，生民众多，历史悠远，传统丰硕。桑田沧海，文化绵延相续，发扬光大；高谷深陵，学术薪火相传，代新不已。是端赖吾土之凝聚力量者存，吾民之精神价值者在。斯乃中华文化之壮举，亦人类文明之奇观。抑另观之，则风有四方之别，俗有南北之异；学有时代之变，术有流别之异。时空奥义，百转无穷；古今存续，通变有方，颇有不期而然者。

盖自近代以降，学术繁兴，其变运之迹，厥有两端，一为分门精细，一为学科综合。合久当分，分久宜合；四部之学而为七科之学，分门之学复呈融通之相，亦其一例也。就吾国人文学术言之，旧学新学，与时俱兴，新体旧体，代不乏人。学问之夥，盖亦久矣。是以有专家之学，许学邨学是也；有专书之学，选学红学是也。有以时为名之学，汉学宋学是也；有以地为名之学，徽学蜀学是也。有以范围命名之学，甲骨学敦煌学是也；有以方法命名之学，考据学辨伪学是也。外人或有将研究中国之学问盖称中国学者，甚且有径将研究亚洲之学问统名东方学者。是以诸学之广博繁盛，几至靡所不包矣。

五岭以南，南海之北，或曰岭表岭外，或称岭海岭峤；以与中原相较，物令节候殊异，言语习俗难同，盖自有其奇胥者在。岭南文化，源远流长。新石器时代，已有古人类活动于斯；汉南越国之肇建，自成其岭外气象。唐张曲江开古岭梅关，畅交通中原之孔道；韩昌黎贬阳山潮州，携中原文明于岭表。宋寇准苏东坡诸人被谪之困厄，洵为岭隅文明开化之福音；余靖崔与之等辈之异军突起，堪当岭外文化兴盛之先导。明清之岭南，地灵人杰，学术渐盛。哲学有陈白沙湛甘泉，理学有黄佐陈建，经史有孙贲屈大均，政事有丘濬海瑞。至若文学，则盛况空前，传扬广远，中土嘉许，四方瞩目，已非仅岭南一隅而已。明遗民诗家，自成面目；南园前后五子，各领风骚。韶州廖燕，顺德黎简，彰雄直狷介之气；钦州冯敏昌，嘉应宋芷湾，显本色自然之风。斯乃承前启后之关键，亦为导夫先路之前驱。晚清以还，诸学大兴，盛况空前。其颖异者，多能以先知先觉之智，兼济天下之怀，沐欧美之新风，栉西学之化雨，领时代之风骚，导历史之新潮，影响远播海外，功业沾溉后世。至若澳门香港之兴，则岭海之珠玉，亦华夏之奇葩；瞭望异邦，吾人由斯企

足；走向中国，世界至此泊舟。故曰，此诚岭南之黄金时代也。然则岭南一名之成立，则初由我无以名我，必待他者有以名我而起，其后即渐泯自我他者之辨，而遂共名之矣。

晚近学者之瞩目岭南，盖亦颇久矣。刘师培论南北学派之不同，尝标举岭南学派，并考其消长代变；汪辟疆论近代诗派与地域，亦专论岭南诗派，且察其时地因缘。梁任公论吾国政治地理，言粤地背岭面海，界于中原，交通海外；粤人最富特性，言语习尚，异于中土；盖其所指，乃岭南与中原之迥异与夫其时地之特别也。梁氏粤人，夫子自道，得其精义，良有以也。斯就吾粤论之，其学亦自不鲜矣。有以族群名之者，若潮学客家学；有以宗派名之者，若罗浮道学慧能禅学；有以人物名之者，若黄学白沙学。晚近复有以各地文化名之者，若广府、潮汕、客家、港澳，以至雷州、粤西、海南之类，不一而足；且有愈趋于繁、愈趋于夥之势。

今吾侪以岭南学为倡，意在秉学术之要义，继先贤之志业，建岭南之专学，昌吾土之文明。其范围，自当以岭南为核心，然亦必宽广辽远，可关涉岭南以外乃至吾国以外之异邦，以岭南并非孤立之存在，必与他者生种种之关联是也。其方法，自当以实学为要务，可兼得义理考据、经济辞章之长，亦可取古今融通、中西合璧之法，冀合传统与现代之双美而一之。其目标，自当以斯学之成立为职志，然其间之思想足迹、认识变迁、求索历程均极堪珍视，以其开放兼容之性质，流动变易之情状，乃学术之源头活水是也。倘如是，则或可期探岭外之堂奥，究岭表之三灵，彰岭峤之风神，显岭海之雅韵也。

考镜源流，辨章学术，为学当奉圭臬；学而有法，法无定法，性灵原自心生。然何由之从而达于此旨，臻致此境，则时有别解，地有歧途；物有其灵，人有其感；惟所追慕向往者，则殊途同归、心悟妙谛之境界也。吾辈于学，常法朴质之风；吾等之怀，恒以清正为要。今此一名之立，已费踌躇；方知一学之成，须假时日。岭南学之倡导伊始，其源远绍先哲；岭南学之成立尚远，其始乃在足下。依逶迤之五岭，眺汪洋之南海；怀吾国之传统，鉴他邦之良方；愿吾侪之所期，庶能有所成就也。于时海晏河清，学术昌明有日；国泰民安，中华复兴未远。时势如斯，他年当存信史；学术公器，吾辈与有责任。

以是之故，吾等同仁之撰著，冠以岭南学丛书之名目，爰为此地域专学之音；其后续有所作，凡与此相关相类者，亦当以此名之。盖引玉抛砖，求友嚶鸣，切磋琢磨，共襄学术之意云耳。三数书稿既成，书数语于简端，略述其缘起如是。大雅君子，有以教之；匡其未逮，正其疏失，是吾侪所冀望且感戴焉。

左鹏军

丁亥三秋于五羊城

前 言

《广东方言与文化探论》是一部展示岭南方言特性的学术著作，内容以广东各地方言（尤其是粤语）研究为主，亦触及文化研究。本来，以我们的资历，出版这样的书并不太适宜，因为研究广东方言与文化比我们出色得多的学者，大有人在。只是机缘凑巧，我们便不揣冒昧，将一些不太成熟的东西呈现在读者面前，以期达到切磋求进的目的。

岭南文化魅力无穷，其中广府文化更是以兼收并蓄、宽容大度为特色。我们两个作者，一个长在沪上，另一个“隔壁”而居，皆非土生土长的广东人，但是自从来到羊城求学始，就被岭南文化的独特魅力所吸引，所折服，选择广东方言作为专业的主攻方向，并取得了些许成绩。可以说，岭南文化既培育了我们，也陶冶了我们的性情。

近十年来，我们根据对广东方言的认识，或者合作，或者独立撰写，发表了不少相关成果。此次出版本书，考虑到体例的协调，我们对全书内容重新作了调整和充实，务求突出学术思路的明快简洁和系统性。全书从四个部分观照岭南方言与文化：第一部分研究粤语的语音特点，既有各片语音面貌的归纳与概述，也有专题的探讨（如小称、变音和韵尾的演变），加深了我们对粤语总体特点与各地特色的认识，促进了粤语及相关方言的语音研究；第二部分研究词汇及语法特点，主要集中在四邑片、西江片，对这一带方言的词汇系统、人称代词、形容词重叠以及特殊的句式进行描写，其中《广东粤方言人称代词的单复数形式》从宏观上总结粤语人称代词的特色，《廉江市粤客词汇相似度的计量分析》则运用统计方法观察粤客方言的接触程度；第三部分对某些词的语源进行探究，有助于了解粤语词语的发展变化，尤其是《释“办馆”》利用大量的史料，追寻“办馆”一词的源头，考察了办馆的兴衰变化，有助于理解港澳独特的商业形态；第四部分讨论方言与文化的关系，分别探讨了方言在岭南文化及下位文化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还对 20 世纪 80—

90年代以来的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及粤语研究做了回顾与展望。

岭南文化博大精深，我们所做的研究，只不过是岭南文化中小小的一部分，如果能够对保存、弘扬地方文化的精华出一份薄力，那是我们的荣幸。方言研究是一项“长线”的基础工程，需要学者长期默默无闻的耕耘，在时间上、精力上、财力上大量地投入，算得上是难求快捷回报的冷门事业。然而，我们对世间的名利已经看淡，只希望有充分的时间和基本的条件从事我们感兴趣的专业研究。假如再过十年，我们能有机会将更精致、更完美、更全面的研究成果奉献给读者诸君，那我们会感到更加欣慰的。

目 录

“岭南学丛书”缘起	左鹏军 (1)
前 言	(1)

第一编 语 音

粤语小称变音与“儿”尾综述	(3)
韶关本城话中的变音	(13)
广东茂名粤语小称综论	(20)
广东四邑方言语音特点	(26)
广东西江流域粤语语音特点概述	(36)
粤西茂名粤方言语音特点综论	(47)
粤方言阳声韵尾及入声韵尾的分化模式及成因初探	(59)

第二编 词汇语法

广东四邑方言词汇特点	(75)
广东西江流域粤语词汇及语法特点概述	(86)
廉江市粤客词汇相似度的计量分析	(95)
广东粤方言人称代词的单复数形式	(112)
广东四邑方言代词系统的综合考察	(119)
广东四邑方言形容词重叠式的综合研究	(125)
广东四邑方言的“减”字句	(136)



第三编 词语考释

广州话“听日”的语源	(141)
广州话“寻日”的语源	(143)
释“办馆”	(148)

第四编 方言与文化

广东方言与岭南文化	(157)
广州方言与广府文化	(167)
潮汕方言与潮汕文化	(174)
雷州方言与雷州文化	(183)
20 世纪 90 年代广府文化研究概述	(192)
20 世纪 90 年代潮汕文化研究概述	(197)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粤语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05)
后 记	(216)

第一编

语 音



粤语小称变音与“儿”尾综述

一、引言

汉语方言尤其是南方方言中的小称变音与“儿”尾现象，近年来逐渐成为方言研究的焦点之一。“小称”一词，最早见于东汉刘熙《释名·释形体》：“瞳子：瞳，重也，肤幕相裹重也；子，小称也。”当时的“小称”是指称物体之小者、介于实词与词尾间的名词，即“子”。今天所指的“小称”，则“相当于北京方言儿化的语法现象，也可以说是广义的‘儿化’。小称表示微小、亲昵、藐视等意义，也有时候变换词性”^①。即小称不仅具有特定的词汇意义，也具备一定的语法意义。具体而言，小称最典型的特征当为称小，它首先从名词的称小而来，用于指称幼小的或形体小的人或事物，并由表“小、少”而引申出特指意，用于特定的或较常见、熟悉的事物，有时还附加感情色彩，带有昵称或蔑称的意味；小称用于量词的情况同名词有关，一般只限于从名词而来的名量词；由于小称主要用于名词或名词词素，所以又往往具有名物化的作用。此外，在用于修饰非名词或非名词词素，如形容词、动词、动量词、副词等时，小称还具有减轻形容程度、表示动作的轻微和持续时间短暂，以及缓和语气等作用。

小称在汉语方言中十分常见，形式各异，这里主要讨论粤语的小称变音与“儿”尾。所谓小称变音，是指通过词根音节内部语音的屈折形式来表达小称的意义；所谓小称“儿”尾，则指用附加词尾“儿”来表小称。

二、粤语小称变音的分析

（一）小称变音的语音要素

小称变音的语音要素有变调和变韵（词根音节韵母元音鼻化或带鼻尾）两种，粤方言中小称变音的情况分以下两类：“单纯小称变调”，即小称变音纯粹以变调为手段，没有变韵；“变调与变韵叠置”，即小称变音在变调的同时部分音节伴有

^① 平田昌司：《“小称”与变调》，《亚非语言数理研究》（CAAAL）1983年第21期。

变韵，变韵与变调以叠置的形式出现在同一音节上。

(二) 单纯小称变调

1. 广州话的小称变调

广州话的小称变调主要有二：高平 55 变调和高升 35 变调。入声字中也有一个高升 35 变调，但带塞音韵尾，可将它与舒声的 35 变调归为同一调位。

关于高平 55 调的性质，各家解释不一：詹伯慧等认为一个阴平调位下有两个变体：53 和 55，彼此不构成对立^①；赵元任、宗福邦、张日昇都肯定 55 调中除连读变调外，多数与阴平 53 形成对立，具有区别语义或语法的功能，主要是名词词素与非名词词素的对立，只有少数字读 53 或 55 可自由替换^②；麦耘则认为阴平只有一个调值 53，55 是变调，高平变调中除连读变调以外，其余皆属语素变调^③。笔者倾向于高平 55 调（连读变调除外）乃是从阴平 53 调中分化出来的条件变体，尽管这种分化条件在共时平面已趋模糊。

广州话变调（尤其是 35 变调）使用范围很广，词汇和语法意义亦丰富多样，其中有些不一定与小称有关，如少数副词、动词的习惯变调，叠音形容词前字变调表程度加深，动词变调表完成体，等等^④。不过广州话 55、35 变调出现在名词中的频率最高。综合前人观点，可大致将那些与小称相关的名词变调与部分形容词、量词、副词变调的语义、语法特征归纳如下：

(1) 名词小称变调。小称在名词中由本义“小、少”引申出特指义，从而形成一系列上位概念名词和下位概念名词的对立；但这种对立和小称一样，在实际使用中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和模糊性，可以因人而异形成不同的概念，这就给名词小称形式的泛化创造了条件，使得“一方面小称的语义作用淡化、泯灭，另一方面其语音形式向非小称的名词扩散”^⑤，并逐渐形成今天广州话名词变调的情形，即由原来的名词小称变调慢慢转变为一种不严格的名词标志。如“眼镜”[keŋ³³⁻³⁵]、“黄皮”[p⁴ei²¹⁻³⁵]、“鹿”[lok²²⁻³⁵]等，不论物体大小一律变调。

① 詹伯慧：《现代汉语方言》，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② 张日昇：《香港粤语阴平调及变调问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69 年第 2 卷第 1 期。

③ 麦耘：《音韵与方言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41～282 页。

④ 叠音形容词前字变调表程度加深和动词变调表完成体，有人用脱落音节“一”和“咗”作解释，认为是“A—A”、“V 咗”结构弱化省并所致（麦耘：《音韵与方言研究》，第 252 页、第 254 页）。不过有的粤方言动词变调表完成体也与脱落音节[əʔ⁵]有关，慢说时常说“食口饭”[sek²²əʔ⁵fan²²]，快说时中间音节弱化，声调往前一连，就成为“食饭”[sek²²⁻³⁵fan²²]。如清远、云浮等。

⑤ 麦耘：《音韵与方言研究》，第 265 页。

因此,考虑到语言在历时纵轴上的连续性,我们亦可宽泛地把作为不严格名词标志的变调与小称变调联系起来,尽管它们称小的语义作用已经淡化。广州话中一方面是原名词小称变调向非小称扩散,另一方面则是词尾“仔”的出现与普及,今广州话最常见的小称标志是词尾“仔”,小的事物多用名词加“仔”来表示,如“细蚊仔”(小孩),这就填补了名词小称变调泛化后留下的语义空缺。

广州话名词变调除标志名词外,还有以下一些词汇和语法意义:

1) 区分词性:同一个字读本调为非名词词素,读变调则为名词词素。这里仅以同一个字本调与变调构成词性对立的为例,如:

本调		变调	
叉	ts'a ⁵³	叉实(叉住)	ts'a ⁵⁵
渡	tou ²²	渡江	tou ³⁵
		禾叉(一种农具)	
		搭渡(搭乘渡船)	

2) 区分词义:本调、变调同为名词词素,变调具有区分词义的作用。例如本调表抽象的概念,变调表具体的概念;本调表泛指,变调表特指,尤其是方言特指义;本调包含大或多的意思,变调则含小或少的意味;本调不带感情色彩,变调则附加感情因素,作为昵称或蔑称。如:

本调		变调	
银	ŋen ²¹	金银[泛指]	ŋen ³⁵
笋	ls ²¹	竹笋[称大]	ls ⁵⁵
		银仔(银元)[特指]	
		针线笋[称小]	

带感情色彩的小称变调还体现在对人的称呼上,用于人名、姓氏及亲属称谓,表示熟悉、亲切的意思,其中人名变调多用于女性、儿童,姓氏变调多用于词头“老、小、阿”后,如“龙龙”[loŋ²¹⁻³⁵]、“阿何”[hə²¹⁻³⁵]、“爷爷”[je²¹⁻³⁵]等。

(2) 形容词小称变调。形容词小称变调范围较窄,主要指利用变调来减轻程度或使语气委婉。有三种情况:

1) 用于“咁+A”格式:A为带正向或积极意义的形容词,如“高、大、多、长”等,如果A读本调,表正面意思,“这么A”;如果A读55变调35变调,则由正向意义转为负向意义,“才这么A”。“咁+A”格式在句中可以独立充当谓语。如:

本调		变调	
咁大	tai ²²	(这么大)	tai ⁵⁵
			(这么小)
			tai ³⁵
			(这么大而已)

2) 用于“AA+哋”格式:叠音形容词后字变调并加词尾“哋”表程度减轻,虽说这种程度减轻也可看做是整个“AA+哋”格式赋予的,但叠音形容词后字变调无疑与格式所表达的减弱程度的义项有关。如:

黄黄哋 wɔŋ²¹⁻³⁵ (略有一点黄)

怪怪哋 kuai³³⁻³⁵ (有点儿怪)

3) 用于叠音形容词“AA”中,后一个形容词变调具有使语气委婉、和缓的作用。如:

慢慢 man^{22-55/35}

麻麻 ma²¹⁻³⁵ (不太如人意)

(3) 广州话量词变调与名词有关,主要是名量词,如“杯”[pui⁵³⁻⁵⁵]、“眼”(一眼井)[ŋan¹³⁻³⁵],在此不多赘述;与小称有关的副词变调亦不多见,变调多带有“不多、略微”的含义或缓和语气的作用,如“大概”[k'ɔi³³⁻³⁵]、“略略”[lɔk²²⁻³⁵]等。

2. 其他粤方言中的单纯小称变调

类似广州话小称变调的现象还存在于其他粤方言点中,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从已有的材料看,有清远(市区)、番禺(市桥)、从化(街口)、增城(荔城)、佛山(禅城区)、南海(沙头)、顺德(大良)、三水(西南)、中山(石岐)、斗门(斗门镇)、新会(会城)、台山(台城)、恩平(牛江)、东莞(莞城)、肇庆(市区)、云浮(市区)、新兴(县城)、郁南(县城)等地。这些点的变调情况在与广州话基本一致的同时也显出差异:有些方言点变调后产生新调位,不像广州话变调与某个单字调同形,如顺德、中山、斗门、台山等地^①;有的方言点变调调值较特别,除传统的高升调外,另有高降变调,如增城^②;有的方言点广州话变调的词语它不一定变调,如肇庆、新兴;有的方言点广州话不变调的词语它却变调,如从化。凡此诸端显示出变调或不变调在各粤方言的词汇分布中并不完全相同,似乎有种趋势,越往西这种单纯小称变调的覆盖面就越小,如廉江石岭、怀集梁村、封开大洲等地,名词中几乎没有广州话常见的35变调,小称多以附加词尾“仔”或“儿”表示。如石岭“黄皮”[p'ei²¹]、“橙”[ts'əŋ²¹]、“路仔”(小路),梁村“腊味”[mi²¹]“鱼片”[p'in⁴²](大洲),肇庆“耳环”[wan²²]、“衫袋”[tsi⁵²]。

① 林柏松:《顺德话中的变音》,郑伟聪:《小榄话变调现象初探》,《第二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陈锡梧:《台山方言特殊变调初探》,《中国语文》1966年第1期。

② 何伟棠:《广东省增城方言的变调》,《方言》1987年第1期。

(三) 变调与变韵叠置

粤语以变调为主要特征、兼有变韵的叠置式小称变音多见于两广交界处，如广东信宜、高州、化州和广西东南部的玉林、容县等，变音规律可分两类：第一类是信宜型，变音的调值只有一个，“调值特高而上扬，比任何一个单字调本调都要高，与本调极易区别”^①。变调同时会引起韵尾变化，变化由原韵母决定，很有规律：[i、y、ɛ、æ、a、ɔ、u] 七个单元音韵母变调时一律增加韵母-n；原入声韵收-p、-t、-k 尾的韵母，变调同时分别变成相应的阳声韵尾，收-m、-n、-ŋ；原阴声韵以-i、-u 结尾的复合韵母和原阳声韵以-m、-n、-ŋ 收尾的韵母变调时都不变韵。类此变音的还有高州。第二类是容县型，“每个调类都可变为 35 调”^②，变调同时伴有变韵。与信宜不同的是，容县型的变韵只限于入声韵（原入声韵收-p、-t、-k 尾的韵母变音时分别改收-m、-n、-ŋ 尾），舒声韵只变调不变韵。类此变音的还有化州^③、玉林^④。如：

	例字	本音	变音	例字	本音	变音
信宜	试	ʃi ³³	ʃin↗	姑	ku ⁵³	kun↗
	头	t'eu ¹¹	t'eu↗	深	ʃem ⁵³	ʃem↗
容县	鱼	ŋy ³¹	ŋy ³⁵	锁	œθ ³³	œθ ³⁵
	碟	tep ¹	tem ³⁵	脚	kek ³	keŋ ³⁵

粤语叠置式变音与广州话变调相比，其小称功能更发达、更完备，不仅常用于名词词素，还常用于其他非名词词素。

(1) 名词的叠置变音。信宜、容县等地的名词变音和广州话有相通之处，即主要用变音派生、引申新词，形成本音与变音之间上位概念与下位概念的对立，不过

① 叶国泉、唐志东：《信宜方言的变音》，《方言》1982年第1期；罗康宁：《信宜话数词、代词、副词的变音——对〈信宜方言的变音〉一文的补充》，《中国语文》1986年第3期。

② 容县方言的单字调中没有 35 调，阴上为中平 33，同玉林（见周祖瑶：《广西容县方言的小称变音》，《方言》1987年第1期，第59页）；其他各点（信宜、高州、化州）由本人调查所得。它们的单字调中均有 35 调，为阴上，而它们变音的调值比阴上 35 略偏高，尤其是信宜、高州比较明显。

③ 化州方言有上、下江话之分。这里调查的为化州县城，当属上江话。

④ 玉林话的音变，据李谱英（见《玉林方言的声调及其变化》，《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第67~68页）的记录，与容县的变音形式一致；张敏（见《小称变音与儿化——广西玉林和广州话的个案研究》，第四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香港，1993年）则认为玉林话变音的变调调值有三个：44、34、24，规律是：阴调类字变音时一律变成 44、34 调，阳调类字变音时一律变为 24 调。本人调查的玉林石南话新派语音，似乎并无类似的叠置变音，小称以加“儿”尾（动物类名词）和加表小的词头“[nai³³]”（各种名词及数、量词）表示，名词和数、量词之外的词类均少见。这里所引玉林话以李文为准。

名词叠置变音的最主要特征是称小而非标志名词，又与广州话不同。如：

	例字	本音	变音
信宜	河	ho ¹¹ (大河)	hon ³⁵ (小山溪、小河)
容县	只妹	tsik ⁵ mui ⁵⁵ (成年姑娘)	tsin ³⁵ mui ³⁵ (未成年姑娘)

(2) 形容词的叠置变音。信宜、容县等地的形容词叠置变音亦与广州话基本一致，主要用于“A”、“AA声”和“AA”的格式，表程度的减弱及语气的和缓，其中“AA声”和“AA”里变音只出现于重叠形容词的后一音节。如：

	例字	本音	变音
信宜	咁阔	fu ³³ (这么阔)	fun ³⁵ (这么窄)

(3) 数词、量词的叠置变音。广州话小称变调在量词中的使用仅限于名量词；信宜、容县等地的小称变音除了可用于表小的名量词，还可以用于动量词、数词、量·量、量·数等复合结构，但据现有材料，其具体使用在各方言中略有不同。

1) 叠置小称用于数·量（或数·量·名）结构的现象在上述各方言均有所见，与广州话量词变调的情况类似，表示数量少或容量少的意味。如：

	例字	本音	变音
信宜	一镬饭	wok ²² (一大锅饭)	wɔŋ ³⁵ (一小锅饭)
容县	一对白鸽	dui ²²	dui ³⁵ (才一对白鸽)

2) 叠置小称用于动量词的方言有容县、化州，表动作小、分量轻，充当动词的补语。如：

	例字	本音	变音
容县	丁一勾	ŋeu ⁵⁵ (打一下)	ŋeu ³⁵ (轻轻打一下)
化州	踢一脚	kek ³³ (踢一脚)	keŋ ³⁵ (轻轻踢一脚)

3) 叠置小称用于量·量（量词重叠式）结构的有容县、玉林，重叠式后一音节变音表示“每一”（遍指）的意味。如容县“只只咁大”（个个都这么大）[tsik⁵→tsin³⁵]、玉林“匀匀”（每一趟）等。

4) 玉林话叠置小称还可以用于数词，表示主观上认为数量不大，如“百一、十四、九千”等，双音节数词后变音。此外，叠置小称在容县话中还可用于量（只）·数结构，专指扑克牌点数较小，这种场合的数词实际上已具有名词性质。如“只2（小2）”[tsik⁵ nɿ³⁵]、“只10（最小的10，指方块10）”[tsin³⁵ sem³⁵]。

(4) 动词的叠置变音。动词小称变音在两广交界一带很普遍，而在广州话为代